

李书磊 著

泰山·仙人掌丛书

我观世音

泰山出版社



我观世音

李书磊

博 库

中国 · 美国 · 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 Inc. 的商标。

自序

这里收集的是我 90 年代的一部份日记与书信，日期是原有的，标题是后加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乃出于一个文人为写而写的莫名的习惯；书信是旅行时写给我的妻子杜玲玲的，以报告见闻、减解旅愁。这次将它们以文章的形式出版，主要是因为它们并不像文章，保留了较多真实而真切的东西，有阅世之趣的人或可读而会心，将来有治史之志的人亦或可从中发现一鳞半爪的有别于正史的社会材料。出版此书同时也是对我近十年来人生经历的一次清点。90 年代以来，我一直摆脱不了一种时过境迁的隔世感，我想通过编订此书将其掸而去之。我们突然间进入一个陌生而又不定的世界与时代，也就陷入了迷惘与惶惑之中。时到如今我想该是我们消除异己之心，将此时此世视若命运、据为已有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在流放和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说到陌生，或许每一代人对自己的时世都是陌生的，或许人生本来就是佛家所说的他乡；既是如此，那就让我们对陌生的一切安之若素吧，让我们对陌生的一切生出一种斤斤计较、不依不饶的亲近之心吧。人世漂至何处，何处即是

家园，且让我们定心宁神地锄荒理秽，肩负起垦植之责吧。而且洪水当前，严峻的生存考验就迫在眉睫，惶惑已是奢侈，徘徊即为逃避。

将此书取名为“我观世音”，并非是僭称菩萨闻声救苦的慈悲，并非是想砸菩萨的饭碗，而是我太喜爱“观世音”这词的本义中所包含的谛听世音、谛听万象忧乐与万象消长的无限情怀了。这是诗人并史家之心，是文者兼武者之志，有情而无情。我的祖国与民族仍在经历着痛苦的再造，而人类历史本质上乃是一次神秘而诡异的行旅，叩寻出路、衡量意义、修正人生正是人永远的使命。所以，必观世音。

最后向促成此书出版的曹文轩、于崇明、葛玉莹先生致谢。

1998年8月23日于大有庄

日常阅历

1993 年 11 月 14 日：偶读魏野

买得全宋诗编委会内部印刷的《全宋诗样搞》，中有魏野卷。魏野多有佳句而少有名篇，是有才情向无境界。然其佳句、其才情多有可喜之处，使我平添了几分对中国古人的尊重。魏野不是大诗人、不是名诗人，竟也有这么多动人的、使人喜悦的丽句，可见古代之有人、有言，实远胜于我等的估计。这提醒我应该一字一句地细读古人的诗句，尤其是对无名诗人、无名作品。对于古代，读大诗人的名篇只不过是欣赏，而兼读小诗人的作品才真正称得是了解，细观古人情感的痕迹，必多有可观处。

“茅堂自歌咏，何必向丹墀”(第 1 页)，“空看新雁字，不得故人书”(第 2 页)等，作为古语可以征引。是平常句子，在古诗语境中很平常。但在现代语境中却显得很有味，古色古香。

“郡阁烟光里，人家霁色中”(第 2 页)使人想起张爱玲的一篇散文《论写作》，说申曲里有套语曰：“东华

朝门武官走，西华朝门文官行；武官骑马安天下，文官持笔定乾坤。”张爱玲说这唱词“思之使人泪落”。这里面确实有一种感人的东西。是一个民族（我们民族）兢兢业业、惨淡经营以求生的艰难与努力感动了我们，是一个百姓（我们自己）祈求天下清平的痛苦而渺小的希望感动了我们。所以张爱玲说“思之使人泪落”。魏野的这两句诗所描绘的这种如此和谐、如此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图景也使我有如此之想。

“门冷僧长住，官清道更孤”（第2页）出语冷而隽，似愤似叹。

“养拙住山村”（第3页）中“养拙”比“养晦”使人喜悦。“养拙”有一种天性的质朴与无为，是无机之语，无可防可畏之处，“养晦”却深藏机心，是想作暂时退却以求东山再起之志，有战略意味，隐含一种不言的杀机。

“临事知闲贵，澄心觉道尊”（第3页），乃真经过人的话，乃真有风格的话。“山鸡形状鹤精神”（第30页），本来是吟鹤，很严肃庄重的，但不知怎么总给人一种滑稽感，使人想起成语“沐猴而冠”。此成语用意恶毒，无甚情趣；而“山鸡形状鹤精神”可持以赠人，是一种抑

中之褒。

“琴怜徵外声弥澹，酒爱笛中味更醇”（第3页），古人观察、感受与表达的无微不至使我们惊异，使我们对他们的感知真切起来。

魏野还多写呈官府的诗，远没有自咏诗可读。盖因呈诗往往多用心计而少用感情，没有写诗本应拥有的自由感。魏氏呈诗多夸赞官僚的质朴与平易，这大概是他最推崇的官德了。“语稀如学浅，仆少似官卑”（第14页）是写给“望高虚两制，权重带三司”的朱学士的。另有呈赠陈知县：“少作长安宰，寻常似隐夫，琴书家惯有，杖印客疑无”（第21页）。赠陈使君：“忧民如有病，见客似无官”（第22页）。不一定他呈赠的官都有这种美德，无奈他这应酬诗已成了一种套路，有枣无枣三竿子。呈官是虚应故事，应酬归来面对真实的自我却又认真起来。

《和臧奎秋夜书怀》一诗写道“林中独坐欲中霄，落叶纷纷触坏袍。月影渐移恐韵急，毕露初上鹤声高。四时催老秋偏感，万事萦心夜更劳”（第5页—第6页）。应酬是相互应酬，伤心是独自伤心。由伤心而觉出了诗人不得已应酬之可悯，由应酬印证了诗人伤心之缘由。

除了伤心与伤怀，魏野还有言志诗。所言是隐者之志，对村居生活颇为自得（参见第 3 页“成家书满屋，添口鹤生孙”句）。这是他为自己的生后找到的寄托。由此我发现了他这位隐士（或许还是许多隐士）基本的人生状态应酬官僚以求身安，夸耀隐逸以求心安。得同时对付社会和对付自己。

“小雪飘嵩岳，微冰结汴河”（第 12 页）。中国地名出现在诗句中使我有动于衷。那么大的嵩山却飘着小雪，那汴河上也才结起微冰：这具体而细微的描绘显得是十分地真切。这诗句唤起人对中国土地的无限感情。

我喜爱的诗句还有：“闲闻啄木鸟，疑是打门僧。松色浓经雪，溪声涩带冰”（第 7 页）。“叟喜栽花活，童夸斗草赢”（第 11 页）。“洛水垂廉听，嵩峰凭儿看”（第 22 页）。

我比较喜欢的诗篇是《登原州城呈张贲从事》：“异乡何处最牵愁，独上边城城上楼。日暮北来唯有雁，地寒西去更无州。数声塞角高还咽，一派泾河冻不流。君作贫官我为名，此中离恨共难收。”（第 24 页）惟结尾显得苍白单薄，不见境界，使这诗成为精神上的残篇。

1993 年 12 月 6 日：采访知青

近日随北京电视台采访回城知青。星期天采访几家知青饭馆。位于西苑的是“老插酒家”，“老插套餐”1元5角，是一个小黄面窝头，一碗咸菜和一碗玉米粥，吃起来非常妥贴。老板黄兴的巨幅油画肖像是头部特写，竖在饭馆正堂。“老三届食乐城”在市里，老板是下放到山西运城的插队知青。厅堂有浩然的题字。问为什么是浩然，说是“我们这一代都是读浩然的小说长大的”。说有的知青在这里喝着喝着就哭了起来，老板就出来陪着聊天。和平里有“黑土地酒家”，虽也有很多插队时代的饰物却显得不太地道，服务员也较冷漠，盖因这里的老板是一个白白胖胖的青年人，不是插队知青，他不过是把知青当成了生意眼，缺少那种亲切感和质朴感。老三届食乐城的经理助理也是老三届。“我也流过汗，也流过血，也流过泪。当然现在谈恋爱也流泪，但同我们不一样。流过汗，流过血，可现在统统都不算了。他妈的不算了就不算了”。他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工作，收入很低。

和我们一同采访的是法国女人胡克丽，北京大学的外教。她对知青有兴趣。胡克丽恨基督教。我遗憾中国

人没有宗教，她不以为然“你们虽然没有宗教，但你们有歌呀。边走边唱。没有哪个民族像你们这样爱唱歌。”

“你知道我在中国最想做什么人？我只想做一个人，就是江青。”“你们也认为外国人长相都一样，这是没有知识的表现。外国人也觉得中国人长得都一样。”“我常常和电视对话，电视说‘你好’，我也说‘你好’。电视说‘再见’，我也说‘再见，明天见’。我很寂寞。”“有时候中文翻译外国的东西很好玩。有一次我看电视看一部美国片的中文版，‘Kiss my ass’翻成‘亲我的屁股’。其实这是一句很厉害的骂人的话，意思是‘滚你妈的蛋’，‘亲我的屁股’意思是‘我才不让你亲我的屁股呢’。我骂人时有时就说‘亲我的屁股！’”“你也相信缘？我很信。我同中国就有缘。我很小时家里就叫我‘中国孩子’，为什么叫我‘中国孩子’我也不知道，后来问家里人，他们也没人知道。当时我就想35岁时我一定要学会说中国话，那时我3岁，认为35岁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了。我没到35岁中国话就学得很好了。班上的同学甚至都认为我一半是中国血统。”胡可丽的加入使采访知青变成了国际行动。

今天中午去十里河采访一户回城知青的家。他们是运城地区回来的。男主人个头不高，带着我们颠颠地走。这次采访的计划是在知青中选一些混得好的，也选一些混得惨的；因为他是选定的“混得惨”的代表，我们背后叫他“苦主”。苦主家有两个孩子，住一间租来的平房。苦主有很多话要同我们说。他说：“我去年底才办回来。回来时我提了两桶陈醋回来，在北京站出站时被检票员叫住。我懵了：‘我有票哇，我犯什么错误了’检票员说：‘你说你犯什么错误了’我还是不知道。检票员说：‘告诉你吧，超重。罚款。’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我在黄河边上转了一圈，一圈转了20多年，我把多少东西都丢在那里了哇，现在我就带回来两桶醋还算是超重。要说这醋，对我还真是很有意义。一个这是山西特产，带回来送人也好看；再一个醋也救过我的命。我刚到乡下的时候第一夜烧煤炉就弄成了煤气中毒，是老乡用醋把我救醒过来的。”“还有留在那里的。就留在村子里种地。有一次我在路上就碰上这么一位，他说他不回来了。种地挺好，就这么着了。回来，两个孩子也养不起。”“有一个知青1974年跳河死了。他有病，治不好，怕连累他媳妇儿子，就自己跳河了。他媳妇是当地人，也从此就

没有再嫁，说要把北京人留下的孩子抚养大。”

苦主的妻子已经显得苍老，同她 1980 年穿着婚纱的照片判若两人。一说她就流泪了。“我现在没工作，倒是想吃苦哇，我不怕吃苦，你给我个吃苦挣钱的地方呀。这辈子算是完了。”“现在谁能挣钱？是年轻的，思想开放的女子。我们第一是思想不开放，就是思想开放也晚了，老了。”“现在的小青年也看不惯我们，说你们这辈子扔那儿不就算了，还回来添什么乱呀。大部分人很同情我们。坐火车，孩子买不起票，查票的一听说是知青，就不说什么了，走了。”

正在交谈，房东女人，一个 40 多岁的胖女人推门而入。“你们看我是不是有点癍？”她说就在屋里走了几趟，仔细一看，果然是癍。“你们知道是怎么癍的？让医院给治癍的。”说着她就控诉医院做手术时怎样把消毒管留在了体内，怎样动了 3 次手术才取出来。“有人告诉我应该告他们，也有人对我说算了，老百姓告医院告不赢的。”这人神道却善良，她给这家知青定的房租是最低的房租。这是我们常见的人民中的一员。

1996 年 4 月 16 日：书后闭评

1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汪曾祺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好文章必得有学问、有思想，但有学问和思想的人未必能把文章写好，要写好文章还得有才情。汪曾祺的文章好是大家公认的。我最佩服的是他对名物，尤其是对于草木丰富而详尽的知识。读他写西南联大的一组文章，看他对昆明四季植物细致入微地娓娓道来，很是羡慕。我自己比较孤陋枯燥，但对这样渊博的通儒却心存崇尚。在昆明吃过一种菌，我凭音记作“牛干菌”，这次读汪曾祺的文章才知是“牛肝菌”，恍然悟出“牛干”之不通。这次阅读还知道了昆明叫得很响的缅桂花原来就是白兰。汪曾祺还写到昆明的杨梅，“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火炭梅’。”“火炭梅”这个名字简直太好了，好得让人垂涎。汪氏写草木当然不是博物学家式的炫耀，在他笔下这异乡的草木同遥远的岁月、同逝去的青春和生命连在一起，微微的伤怀之中表现出了一个心灵活泼与充实。生命如果可以这样经历、回忆和记述，那生命就真是值得经历、回忆和记述的。我建议大学各科尤其是中文系应兼

修植物学；倒不是附议“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古训！，而是说这样可以使人心有所容、情有所寄，使人脱去汲汲与戚戚之厄。

2《清代文字狱案》张书才、杜景华主编，紫禁城出版社

这本书展示了清王朝对知识分子、对文化所犯下的罪行，每每令人发指。在“康乾盛世”中，文人一罹文网，即以大逆律论，被凌迟处死，家族中16岁以上男丁皆斩，不满16岁的男丁及女人发与戍边军官为奴。而所谓的“大逆文案”，固然有些是真正的反清者，但为数很少，多数都是清朝的顺民，写诗作文糊里糊涂地就犯了皇上的忌讳，因为谁也不知道这忌讳到底是什么。更有一些文字狱的苦主干脆就是因颂圣得咎，把皇上不当外人，跟皇上掏心掏肺，结果反使龙颜大怒，即是鲁迅所说的“隔膜”。我想古人说“伴君如伴虎”的意思不仅是说虎性凶暴，而且还指虎性难知，你不知他什么时候就发了脾气；如果仅仅是凶暴的话，“伴君”对那些决心事君的臣工（也即奴才）来说是不难的。

最使人难以接受的是，不少文字狱犯压根就是精神

病，疯癫之中写下些白字连篇、粗俚不堪、谁也不知所云的呆话，结果也都以逆罪杖毙于市曹（还算开恩）。皇上知道他们是疯子，但也并不放过他们。没有比这种行径更显示清皇室的空虚、无聊与暴虐的了，这罪状说到天边都不得开脱。

我一直推断，清末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必欲打倒清帝而后快、坚决革命而不改良，大概是同文字狱有关的：这样罪过的王朝真是可杀不可留。章太炎以疯狂的热情（被称为“章疯子”）搅坏了清朝的江山，他就是看了纪录文字狱的《东华录》冲冠而怒的。在章太炎、邹容等的呐喊中，康有为孤单的保皇舆论遂成梦吃。现在有论者认为改良比革命妥当，殊不知当时当地再妥当的理性都敌不过人们“与汝偕亡”的恶毒的决心。历史往往是由情绪和道义感而不是冷静的算计推动的，治史者不可不察。而且，文字狱作为康乾朝维护统治的举措竟成为清朝后来覆灭的种子，亦见出了残酷而有致的“历史的诡计”。

3 《朱子语类》[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

对朱熹的人品学问或有微词，如《二刻拍案惊奇》中就说他心胸狭窄，同一个歌女治气，必欲把一个弱女子置于死地；清儒也挑出他的许多硬伤。就在《朱子语类》中也有一些荒诞不经的话，如认为冰雹是晰蝎所吐，并言之凿凿。虽然如此，你仍可以看出朱熹是一个爱学问如生命的真学问家。《宋史》中说他潜心学问而不愿做官，说他在政治迫害下仍从容讲学，证诸《语类》方知不是溢美。《语类》中对经典中的一句话、一个提法都会反复地切磋琢磨，理解到入微的程度，并有的放矢地纠正门人的许多误见，是一个多么学识渊博而又诲人不倦的老师啊。而在我们今天的苏式学制下，这种老师已经很少见了。中学里从主题思想讲到段落大意的教师自不待言，大学里教授按学期讲授的大课也终难脱囫圇吞枣、言不及义之讥，难收细雨润物之效，只不过雨过地皮湿而已。这样的学制不能满足我们的求知问学之心，反而养成了我们读书为丈的许多恶习。相形之下，古典的书院是我向往的地方。朱熹的一首诗写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而这样的学问风尚大概也只有书院才有，也只有书院才会孕育《朱子语类》这样的书。